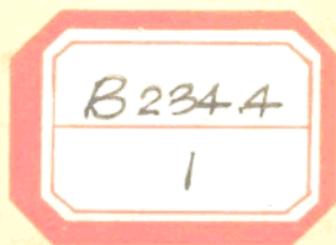


卷三

圈句
大字

淮南子

君宜署簽



淮南子卷十二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而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無為有形而不為也

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

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

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

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

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

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

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

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

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蓄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蓄澗齊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

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至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

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

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

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枉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

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

謂而其所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

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

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

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工入曰。石工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

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方城之外。入殺白公。

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

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

以異於鳥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

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子曰無郵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郵襄簡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其為

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

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

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牌植也遠吉按左傳行人執植承飲造于子重

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牌植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謄有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蓄缺問

道於被衣。蓄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

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養乎若新生之牘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蓄缺繼以警夷。警夷無視不言

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真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

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使翟之二邑

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

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

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闕。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

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

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擊。歎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

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

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

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文

天。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此上

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

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天

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達矣。宋王無以應。惠

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

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五人。謂

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

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置前而兔走。鼠前

兔後足長。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蚤蚤。驅驢取甘草以與之。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愛有

患害。蚤蚤駭驢必負而走。遠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距虛比為印距虛

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

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愛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鹿印

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獨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

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愛作屢從虫駭驢作巨虛印作蚤

字為正然則印者省作距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者借作屢及駭驢者別也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

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

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

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

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

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

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

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

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

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

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達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

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

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

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郟。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

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

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

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

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

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

者。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

中山鮮虞之國

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

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殺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

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

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

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其身其德

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

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

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

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得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

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

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

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

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

淮南子 卷下二 四

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

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

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

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遠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即強臺，下並同。子佩

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也。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

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遠吉按：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

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

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趙

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

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

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

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

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

險使之治城治城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字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

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鬃鬣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

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擔纏

采新者九方堙堙姓索也九方堙理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

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

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

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

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

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

屈宜若楚大夫
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

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

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

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
兵爭也且子用

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
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
河守秦兵

不敢東
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困惑吾王之數逆天道。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

子也。差須猶
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
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

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

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

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達吉按太平
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

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

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榮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曰榮惑
馬星也

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

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子寧獨死

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

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

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

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

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

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

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

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池。池水廬也使善呼者呼

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物，物無棄物。是謂

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

之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竇，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

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

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天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

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

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

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

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荅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

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

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

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者；人者，杖于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鈎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鍛銀擊也。鈎，鈎鈎也。大司馬曰：子巧耶？有道耶？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

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

砥厲也文王三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

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

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

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

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難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五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罷青豸豸野犬白虎文皮

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

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

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別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

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

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

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

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八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

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

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

也達吉按太平御覽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

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

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

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

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

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

往取其簪子發使又歸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

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達吉按太平御覽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

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

入于無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

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先

也四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

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

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

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

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

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

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

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

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

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

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

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八乎玄

關。太陰，北方也。玄，北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蒿肩。淚，水也。水豐上而殺

關。太陰，北方也。玄，北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蒿肩。淚，水也。水豐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避逃乎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

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倮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

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闢。

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奮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

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高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

變與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變與中也。若我南游乎閩食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宜

冥之黨。達吉按：黨，所也。方言云。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

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

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乎？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

也。九垓，九所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

之。極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

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

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如蟪蛄。似蠶蛾，一名孽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紹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綰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